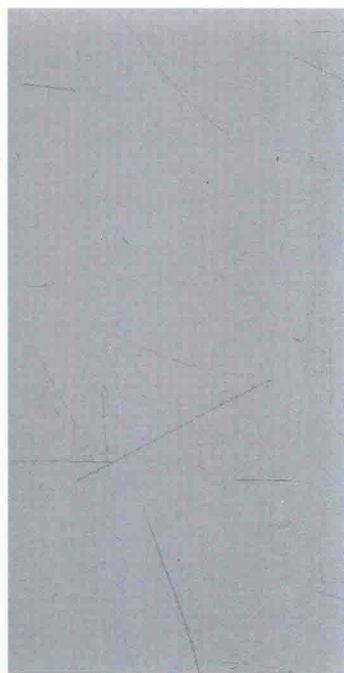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弑父

曾维浩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杀父

曾维浩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弑父 / 曾维浩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71-1918-0

I. ①弑…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9831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责任编辑: 胡 明

文字编辑: 张 丽

封面设计: 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5.25 印张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5171-1918-0

所有的人类建筑都是墓碑

所有的文字都是墓志铭

——题记

出版说明

这是一部野心勃勃，准备献给永恒的小说。永恒接不接纳，只有天知道！

科学家们已经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据说在引力波这个新窗口中，人们不再是以电磁场、物质粒子作为观察宇宙的凭借——人们感受的，是时空本身的颤动！颤动是永恒吗？永恒也会被吞噬吗？谁来指认永恒？

以丰沛的东方想象力关注“文明的尴尬”，质疑科学的伦理边界，探寻回归人类家园之路，大抵是写作的初衷。18年前，这部小说面世，读者和批评家的厚爱，让它出现在当年的文学排行榜上。18年来，它不断地被遗忘，也还不断地被提起。据说至少两百多所大学的老师在讲授“当代文学教程”时，会提到20世纪90年代有这样一部小说。然而大学生和愿意关注它的读者除了在图书馆，书店里早已看不到它。几年前还有读者在网上淘过这本书。后来，连网上旧书店也没有了。

18年来，世界发生了“9·11”事件、金融危机、海啸、核电泄漏……人类文明依然尴尬。

这部小说再版的全部理由就是：人类文明依然尴尬！

作者

2016年3月

乌托邦的心灵史

——评曾维浩的长篇小说《弑父》

李敬泽

我猜测，《弑父》的作者曾维浩是湖南人，事后求证，果然如此。文学的地理学是老生常谈，但循着地图也确实很少走错。只有湖南的作家能写这样的小说：他们总在探索通往“桃花源”的路。

《弑父》写了8年。在这个时代，文学已成“生产”，作家像精明的商人一样算计着投入与产出，曾维浩却好整以暇，用8年时间写一部近22万字的小说。曾维浩似乎要证明，艺术家仍然是与“生产”格格不入的“另类”，他们躲在世界的边缘，在梦想中沉醉。

在长达8年的梦境中，曾维浩完成了对另一个世界的全面虚构。人类生活的各种基本因素都在这位炼金士的坩埚中熬过，从洪荒到都市，似乎依然是诸神的天地，其中的一砖一石、一花一草都具有陌生的质地和神情，都流溢着过剩的生命力。这是纸上的热带雨林，如《楚辞》般密集、丰饶、枝叶纷披，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一棵藤蔓缠绕的树。

小说是心灵的乌托邦，小说家有权在这片土地上“立法”，将一整套匠心独运的规则、风俗、语言、体验方式贯彻到这世界的每个角落、每处细节。并非所有的小说家都愿意承担这样的工程，更多的时候，人们宁可“改编”，只有最偏执、梦得最深的人才会凭空架起楼阁，然后说：看吧，这个世界。

现在曾维浩说：看吧，这个世界。一种内在的需要使他建立了小说的乌托邦，因为他所要表现的恰好是乌托邦的心灵史。

《弑父》贯穿于毁灭——重建、追寻——失落之间。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满怀希望和绝望地凝望着另一个地方。俯瞰这片大地，我们看到，从“黄金时代”一直到后工业社会，人们分布在不同的地点，逃亡、迁徙、有家难归、不期而遇，文明的历史获得了共时的结构，人们在这历时性的土地上流浪。

这是乐园与失乐园的宏大主题，曾维浩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在其中，形而上落实为形而下，观念化为命运，于是，启蒙与蒙昧、科学与自然、都市与家园，中西知识分子为之焦虑、为之争论不休的众多问题在小说中形成了对话的空间。每一种命运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是对他种声音的诘问和辩驳，也都在走向自我否定。在这宏大的合鸣中，二元论模式的“真理”和“启示”遭到了瓦解，任何一种明晰的观念在心灵和命运中都变得混沌、迷茫，人注定不会在任何一处找到家园。

所以，离我们最远的小说，可能恰恰与我们最近。从1990年到1998年，就在我们的学人们面对正在运行的历史，力图扮演先知或巫师的时候，曾维浩也在他的梦想中对这个时代作了小说家的独到洞察：人们按照腐叶上的地图寻找“金羊毛”。这张地图出自于人们心中不灭的乌托邦梦想和激情，这是贯穿着人性和人类生活的不变因素。这部小说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反面乌托邦，它是乌托邦的心灵史，是乌托邦精神的现象学，我们悲欣交集地看到人的神力和虚弱、智慧和疯狂，看到人如何成为神祇和魔鬼。看到梦想如何成为神话，这一切都与我们在当下面临的疑难遥相呼应。

在当下的精神语境中，《弑父》选择了无立场的立场。这个无立场的立场正是小说的立场，即在艺术中，在结构、叙述、描写中彻底地贯彻民主，由此它回到了小说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伟大源头。于是，作家面对着人类生活中迷宫般的欲望、情感、立场、信念，需要强劲的腕力才能使这一切化为形式。《弑父》做到了这一点，它将精神和境遇的纷杂轨迹编织起来，以丰富的奇想使每一条轨迹生动茂盛，最终达到整体的宽阔、繁复、充实……

“路”是《弑父》的结构中心。《楚辞》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关于这条路，千年以前的另一位高士写道：“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桃花源记》）

（原载《文艺报》）

第一章

当肯寨的人们发现错误时，已经看不见太阳，看不见山坡上石灰石砌成的符咒般的大字，看不见蛇雀的长尾巴展开在祠堂的翘檐上，看不见驴子们晃着欢快的铃铛走进黄豆地里，看不见浓雾出自犀牛的幽洞，看不见长虹达于绵亘不绝的温顺山峦……数年前的那天早晨肯寨的人们把脱了形骸的介迎进来，太阳呈一种苍老的白色，发着金属质地的光线，一切平和而宁静，没有半点未来灾难的预示。肯寨为了迎接介的到来，载歌载舞，踏倒了青麦，燃烧了草垛。后来介从容地与肯寨的人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个长长的雨季和旱季，经历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其间介预示过一些浅薄的福祉，也预示过一些可以抵抗的灾难，但介从未提起会给肯寨带来这样的一天：山洪咆哮着冲入水库，肆虐地撞击脆弱的堤坝。左边靠近水面的山麓突然从油页岩层里挤出几十股水来，白的黑的红的黄的清的浊的奔涌而出。老枫树上用粗树枝搭起来的鹰窝被昏黑的风拆开来，树枝萧萧落下。花皮豹子的岩洞被撕裂成两半，半月形的石槽即刻成了小河。兔子窝各处的出口都塌陷下来，兔子们被窒息了。乌梢蛇已无法嗅出方向。野猪蹿上树梢飞翔起来。黄羊王将犄角深深地抵入花岗岩的石壁。松鼠从摇晃不定的树枝纵身悬崖。红腹锦鸡在草窝里自杀，蜥蜴又在红腹锦鸡的喙上割断自己的喉管，半壁山带着它的乔木灌木苔藓蘑菇和它土地上的所有动物颤颤地滑下来，填入水库。水库中的水于是满溢出来成为瀑布。白色瀑布像一块殓布一样挂在山棱与山棱之间。没过多久，堤坝垮了。卷着枯

枝败叶的风裹挟着泥土、水沫、树木、蛇、红腹锦鸡、豹崽子、土蜂、鹰蛋、黄羊，一切都奔腾起来，喧嚣起来。女人们站立在山梁上，没有喊叫没有哭泣。她们来不及悲恸，被这一切吓蒙了，这末日来临的景象。她们清晰地望见那座现在叫作学校过去叫作祠堂的美丽建筑被洪水冲垮吞没。望着那几十个孩子也像岩鹰蛋、兔子、树木、老鼠一样在洪水里忽没忽现，奔腾起来，喧嚣起来。他们随澎湃的洪水撞倒了祠堂的雕梁画栋，撞碎了多边形的灰色瓦片，慌乱中抓着残破的雕像。他们汇成一条河，一个世纪，号呼而去。

七天七夜后黑风黑雨带着肆虐后的满足逶迤西去。肯寨的人们开始从山梁上走到盆地来收拾遇难者的尸骨。盆地变成一片酱红色的泥淖，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光泽。学校或者祠堂只剩下几块被洪水冲翻出来的基石，基石上一些模糊的凹形字已无法辨认。有一个孩子的头颅被夹在两块长方体的基石中间，那个身子却被洪水扯断了与头颅间的联系冲向了不可知的远方，喉管如一段皱皮的空心树根，仍上上下下地摆动，头颅上毛发依旧，郁黑的颜色在酱红色的泥浆中非常醒目。眼球被水老鼠贪婪地啃掉了，只有两汪沉淀后的清水，每一个眼眶里有两三只碎米虾游弋。碎米虾在清水里感受阳光的热烈，月光的妩媚，感受世界的美好。一个出世不久的螃蟹沿着那段摆动的喉管爬至咽喉，用双螯从喉管里钳下一点什么吃了之后，就从那张因恐惧而张开的嘴里爬了出来，在鼻梁上晒晒太阳后又爬了进去。它以后的岁月里就总是回忆这段奇异的经历，有那样一个供自己寄托的软性洞穴，全用食物筑成，任它游玩，任它享乐。它在这个洞穴里迅速地成长，洞穴也因它的成长而扩大，偶或有泥鳅溜入喉管，便补充了活的食物。它把食物搭配起来吃，直到把整个头颅变成骨骼的迷宫。它以后的生命都用以寻找这奇迹，直到有人捕获它，经几次转手之后，被一家三星级酒店烹好，卖了八十块钱。当奉命谋杀父亲的东方玉如坐在雒洛城酒店的宴席上，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投箸于螃蟹的螯上时，它的背壳就以一种磁质的声音自动碎裂了。他一边谈论战争、爱情、革命、宗教、主义、哲学，一边开始嚼食螃蟹。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汲取来自自己兄弟头颅里的营养。

在那酱红色的沼泽里跋涉了三天后，人们收拾完了那些可以寻觅到的生命的残骸，无望地回到山梁上。

在太阳当顶的时候，人们忽然想起介来了。

枇杷娘在红叶树下突然向众人发问：介呢？介哪里去了？介哪里去了？！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情，可是介到哪里去了呢？介真不是个男人啊？他独自逃走了！介真不是个男人啊！枇杷娘尖厉的声音搅动了黑风黑雨后凝重的空气，红叶树残剩的叶子开始簌簌呼吸起来。在人们窃窃私语地议论关于介关于灾难关于男人时，山梁上残剩的叶片和雨后初绽的花瓣轻轻抖动。它们的花粉激动起来，纷纷寻找欲望实践的对象。花蕊们愈发昂扬了。而肯寨的人们仍在议论介议论灾难，呼唤男人。

介三年前那个厚雪的冬天就走了。他说他永远也不回肯寨来了，这该死的充满着愚昧和野蛮的地方！这该诅咒一万遍、焚烧一万遍、死亡一万遍、毁灭一万遍的地方！他说这糟糕透顶有待进化的肯寨的人种要彻底地改造，他说他曾经满怀豪情、爱情，顽强地努力过，可是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单薄，一个人的精液所包含的人类文明总是不全面的、有欠缺的，甚至精液中所含的思想也是偏颇的。他说他必须离开肯寨。他要让自己还能让女人获得痛快淋漓的满足时离开肯寨。他说自己并不是害怕云根子无聊的威胁，尽管自己的情绪因为云根子老婆子宫的传闻受到了一点影响。他没有说他将去哪里。但是，介带走了一把黑晶晶的坚壳的榛子，走前对枇杷娘说：我会死在一片如花的原野，那时，你们就去那里播种收获吧。

三年里肯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就把介的话忘了，把介忘了。直到现在灾难降临，直到枇杷娘在红叶树下猛然提起，人们才记起介来，不但记起他最后的预言，而且记起他的一切创举。

那时介在红叶树下发表演讲，神情像头人的祭祀一般庄重，介说，田里不能长牛毛针，那是对耕地极有害的东西，它们挥霍养料，储存病毒，就像人脸上的螨，皮肤上的癣或女人的阴道滴虫。于是，田里就不长牛毛针。介通过数次的嫁接和移植，从山涧里引来红花草籽，让它长在冬天的田野，在春天做绿色的肥料。冬季的田垄里不长水稻，就长红花草籽，它零星散地发芽，露出一些绿点，以后就蔓芜开来，发疯地生长，蓬蓬地高出田塍。它的茎蔓袅娜上升，每一根都脆嫩得呈现透明绿色，甚至里面像有水或血液在流动，茁壮而又性感，等它开始开出紫红色的碎花时，整个

田垄富丽堂皇之至。春天来了，红花草籽就被犁倒在田里，让成长的死亡，让流动的息止，让辉煌的暗淡，让美丽的腐朽。这样，它成了肥料，成了秧苗的铺垫，成了水稻生长的号角，成了丰穗的预言。

介说，高脚麻秆稻产量不高，亩产只有两百多斤，易患病不抗倒伏不抗寒暑，要淘汰高脚麻秆稻，就像淘汰不生蛋的母鸡，不流奶的母牛和不长膘的猪一样。要种矮秆子禾，它抗倒伏抗寒暑抗病毒，季节要提前，每年要种两季，让两季的产量在同一的田垄里比赛，让它们（季节）之间有竞争的机会竞争的动力。于是田里就种了矮秆子稻，那叫矮脚青或者倒八春。介一边手托着矮秆子稻饱满的谷粒示众一边说，他正在寻找另外的更好的种子，一定有比黄豆更大的米粒，有比稗草更长的穗，同时，根下长出地瓜或者花生来。

肯寨的人都欢呼起来：是啊！米粒要比黄豆大，谷穗要比稗草长，根下长出地瓜来，长出花生来，长出地瓜来！长出花生来！

只有清醒的枇杷娘从欢呼的人群里冲出来，双手叉腰，杏眼圆睁，大声叫喊：“什么？米粒要比黄豆大？谷穗要比稗草长？根下长出地瓜来？长出花生来？人头上长出角来？腋窝里长出翅膀来，巴掌上长出熊茧来，泉眼里流出奶水来，卵子上开出花朵来，肛门里屙出金银来，卵毛缠死虎，并里淹死鹿，全是好事情啊！”她立场坚定地反对。

但是后来介说要用机器来打谷的提议没有被枇杷娘否决。枇杷娘说如果确实能提高打谷的速度，我赞成。介为此带着云根子守着山麓下的一个冶炼炉和一个茅屋，叮叮当当地努力了两个多月，回来时用箩筐挑回一担的齿轮、滚珠、铁丝和各种零件，他花了三天工夫把它们装配起来，轱子上长满了牙齿。那轱子在力的作用下滚动，谷粒就会被打下来，禾把着了魔一样在轱子上哆嗦、颤抖。这一回，是年轻力壮的东方吉堂不相信，东方吉堂是肯寨的打禾神手。他可以飞快地舞动禾把，而每一把只需以他的力气在禾桶帮上抽两下一定会脱得干干净净，东方吉堂不愿意相信机器会赛过自己。介就当众表演，他踩动踏板，齿轮动、皮带动、轱子动，他割了禾把来示范，女人们抢先去割禾。直到打完十二亩田的稻子，打断了云根子的两根手指，东方吉堂才相信了，说机器真是了不起，机器真是了不起！他一定要拜介为师，他从此对介崇拜得五体投地。

介说女人在难产的时候，不应用一张渔网罩着念咒，而是要直接地用刀剖开女人的肚皮，把婴儿取出来就行。至于女人的肚皮，像缝衣服那样，用针线缝合，涂上点什么膏药就是了。介说把女人的肚皮剖开，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雒城有些人就靠这样的技术谋生，而且能获得尊重。为了证实这些，介曾经置了一块门板，一把经常用浓酒煮过的锋利的菜刀。但是没有女人在临产的时候去试他那把菜刀。只有男人偶尔因臂膀或腿上的无名肿毒，无奈地伸开了四肢躺到门板上让介去折腾。介就用这把刀子刮疮疗毒……

干旱是在有一年的春天开始的，肯寨的人们以为魔鬼在惩罚他们了，从仲春二月十一到深秋九月七日整整一百九十个日子，天空没有下一滴雨，云彩都极少见到，瓦被太阳晒裂了，正当中午时，坐在屋里的栗树木板凳上，可以听得见屋顶上的瓦喳喳裂开的声音。田垄里的禾苗被晒得焦干。云根子一不小心一个未吸尽的烟头，把禾苗点着了，几十亩良田直烧了两天两夜，各类残存的螟虫以及蛙类被烧死，只有蝗虫逃进深深的丛林。人们问介，要他拿出一个妥当的办法来，介也没办法。东方吉堂就绝望得上吊。可是那根上吊的梁朽了，根本无法承受，东方吉堂脚下的凳子一蹬开，那梁就断了。东方吉堂哭了，哭得屋子轰轰地动。事后，他拣起那截断梁去找介。他说：“介师傅啊！你说你懂得一种叫科学的符咒，你说过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有问题中当然包括了天旱。你一定要想出办法来，这世界怎么了……天气太热，我上吊就吊断了梁。”

介说我正在想办法。但是介的说法让人很难相信他，他每天都在一根发黄的竹子上刻几个他以为很有学问的刻度，根本不关心肯寨的生计。

那一年颗粒无收，到夏天时，人们还在观望，每天躲在屋檐下察看天色，任何方向出现一丝云彩都会给人们带来惊喜。人们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祈雨，烧掉了女人们的绣花鞋，烧掉了雨伞，总无效果。后来，他们选了七对鲜嫩的男女，由枇杷娘领着裸身于光天化日之下，在田垄中一个高高的草垛上公开交媾，肯寨的人们围着草垛歌舞，锣鼓喧天。处女血染红了黄色草垛，男人的粗重呼吸和女人的愉快呻吟与锣鼓的节奏同步。直忙得交媾祭祀者的精液和汗液都流尽，太阳依旧亮晃晃、热辣辣地照着，连

眼都不眨一眨。到秋天时，人们觉得已用尽了自己的智慧，付出了极限的努力，然而末日注定到来，一切都无可避免无可挽回。他们放弃了祈雨的种种努力，开始寻找在继续天旱的情况下活下去的办法。他们节约粮食，节约用水。他们甚至干脆勇敢地放弃了耕地，把眼光转移到山上。他们把一天的粮食分作两天吃。他们把谷壳晒干，用石碓舂成细糠，然后熬粥，做粑粑吃。把从前倒在猪圈里的秕谷重新找出来，如法炮制。他们把洗了菜的水用来洗脸，然后洗手洗身子洗脚，再用来喂猪，又让猪尿洒在一个盛满沙的池子里再生。他们进山了，蛇或豹子、野猪并没有体会到天旱的艰辛，有幽林中的潺潺山泉，它们仍然活得滋润。它们欢呼人们的到来，以便让毒牙和利爪派上最伟大的用场，可是它们很快发现错了，无论是银环蛇的毒牙还是花皮豹的利爪，都无法与肯寨人匹敌。它们很快就闻到满山林都是同类的肉香味。它们只得逃亡，一直逃到同类的肉香味吹飘不到的地方。肯寨的人们到猎物销声匿迹后，便开始啃食那些走不动的植物。那些邪恶的有毒的植物留了下来，箭毒木、鸡血藤被留了下来，七叶花和刺桐、黑漆树被留了下来，而那些善良的有营养的植物便遭到一场远胜于蝗虫的洗劫。人们发现了土茯苓、铁茯苓，将它们从根吃到叶，发现尤拉树厚厚的皮，嚼起来满口生香，在尤拉树的根部，还常常可以找到未来得及转移的蚁卵或蜂蛹，那都是食物中的极品。有一天，一颗结满籽的马菟子树被发现，人们欣喜若狂。马菟子醉倒了所有的人，把他们醉成了酱紫色。三天后虽然他们都醒了，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梦游症患者。后来他们发现了甜味的红色石头和油腻的白色黏土，都是又充饥又有丰富营养的东西，好吃极了。可是这易得的天然食物出了问题，男人们吃了甜味的红色石头，精力特别旺盛，他们白天黑夜都在任何地方伺机攻击任何女人，无论在树林，还是屋内、猪圈旁。肯寨被拖入了欲望的苦海。女人们的开导、求饶与哭泣都无济于事。精通巫术的蓝寡妇说，那些石头全是浸透了鹿血的。因为鹿总是在那些石头上砥砺他们的角，甚至撞掉自己的旧角。枇杷娘说，一定还有另一种石头，让女人吃了后能够有充足的欲望对付疯狂攻击的男人。老天爷从来就是这么搭配着给予的，重要的是发现，她号召女人们挨住，每天跟着她上山。她们要尝遍所有的石头。她们甚至以坚强的意志把峭壁上的花岗石凿下来，把山涧里的鹅卵石捡回来，碾碎，弄成粉

末吞服，其中有两个女人因为吃下的石头粉在肠肚中重新结成石头，死了。枇杷娘说，付出一些牺牲是必要的，要不，长此让男人们糟蹋下去，还不如一死。

介那时像个哲人一样面对灾难，自己一点也不受那些红石头和白黏土的诱惑，他将红石头混入饲料中喂兔子喂鸡，自己偷偷混在鸡笼里待了些时日，然后得出结论：红色石头和白色黏土没有任何营养，它们只能让人们发情！他让东方吉堂去做这个试验。东方吉堂把一只吃了甜味红石头之后发情得十分厉害的公兔关在一个单独的笼子里，不让它与别的母兔接触，过了一晚，那只公兔便死了。他把那只死兔子提到介那里，介看了看，兔子的眼睛鼻子都流出血来，染红了白色兔毛，四足已疲软，而一对耳朵却坚挺着。介说，很快地，人也会跟兔子一样的。

“用科学啊！科学哪里去了？你带来的科学的符咒到哪里去了？”东方吉堂不断忧心如焚地催促介，并奋力一掷，把兔子重新掷进笼里。

“当然，我们要制造一个符咒。”介说。

“你不是说科学会解决一切吗？”东方吉堂说。

介说：“那好吧，你和我一起做一次远行。我们去找水。”

自枇杷娘喊出介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像一个被遗忘的幽灵在肯寨复活了。人们看着那酱红色的沼泽上空颤动的水气，充分感觉到介的存在。三年里，人们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介的遗产，使用着介所改造过的农具，但的确是把介遗忘了。介就像一个过路的巫师，他爽快地带给肯寨一些福祉，然后因为一点神秘的任务翩然隐去。枇杷娘喊过之后，接过东方吉堂递来的草蒲团，盘腿坐在草蒲团上，开始与肯寨的人们商量对付这次灾难的办法，并检讨灾前的疏忽。

当初枇杷娘是极力赞成修建一座水库的，为此，她净了身去找介想办法。她认真地用皂角树叶子煮了一鼎水，用一个宽宽的木盆盛了，细细地搓洗干净自己的身子，然后沉着地走进介的门去，剥光自己的衣服，躺在介的床上，展开自己的身子。那会儿介依然在一根竹子上刻那些长短不一的刻度。

介头也不抬地说，我知道你会来的。

枇杷娘说，你不知道我会来的。

介又说，我知道你会来的。

枇杷娘说，你不知道我会来的。

介抚摸枇杷娘的时候，枇杷娘说，你要为肯寨找到水！

介说，我已经想好了，明天就带东方吉堂出去找水。

介并不急于进入。他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让她的欲望洪水般地上涨。介一边抚摸一边与枇杷娘谈找水的事情，他在她的身体上找到山川与盆地，他在她的身体上比画着什么样的山棱可能有水源，什么样的岩石下可能有隐河——他的手停留在枇杷娘的生殖部位……枇杷娘说，当然，我就是看中你知道什么样的地方会有隐河。这么说着说着，枇杷娘的每一根头发开始膨胀，牙齿也切切地咬起来，咬介的下巴，咬介的胸脯，咬介的膀子、嘴唇，也咬自己的手。当枇杷娘开始猎狗一般喘着粗气叫唤时，介说，我想我已经找到隐河了——很快，我就会找到水了。枇杷娘说，你已经找到水了！

东方吉堂揣着人形的何首乌来找介，介与枇杷娘的事刚刚完。枇杷娘一边穿衣服一边反复地向介叮嘱：找水就是你的事情了！后来东方吉堂一再肯定，没有人形的何首乌，就没有一堵大山般的堤坝，一个湖蓝色的水库。不管介与枇杷娘是不是同意，东方吉堂熟络地在介的床上坐下来，然后兴致勃勃地讲述他头天挖掘何首乌的传奇经历：他首先是发现一个鸡蛋般大小的蛇卵，他正准备去捡，那卵居然在动，这真是奇迹。他俯身细看，发现一个黑色的头咬破了壳，接着，一条小蛇从壳中溜了出来，他决定捕获这条小蛇。当他跟踪到一株何首乌前时，小蛇倏忽间不见了踪影。何首乌的藤蔓紧贴着长满青苔的石壁。他想，小蛇不见了。何首乌也不错，于是他开始挖掘，水成岩混合着硅石砂土，挖得十分艰难，挖到七尺深的时候，一个黑色小人蹦了出来，这就是人形的何首乌！东方吉堂把它献给了介。他守着介蒸吃了那人形的何首乌。之后，介就想出了对付旱魔的卓越主意。介和东方吉堂一起走到寨西面那棵因缺水而落了七成叶子的油桐树下。介望着天空说：缺水，是的。天旱的本质就是缺水，而我们却在盼望下雨，盼望云彩。我们祈雨，我们只是希望现象而忘了本质，我们走进了思维的误区，而且长久地不能自拔。假如我们有了足够的水来灌溉，让庄

稼得到滋润。那么没有雨水和云彩又算得了什么呢？

介与东方吉堂是在一个黄昏出发的。介领着东方吉堂，带着铁圈符，蛇药以及夏水藤糍粑走入了莽林。后来据菩垣子地方政府的农业技术员考证，那是第四纪冰川后的原始次生林。尚有很多未被人所认识的动物和植物，但是他们断言：水火鸟是不会有，企鹅也是不会有。可能有好吃鳄鱼蛋的巨蜥。但鳄鱼是不会有。如果有蜂鸟，它们会常遭土蜂的袭击。介与东方吉堂走在这样的林莽里，走过七十一座山峰。介并不懂得动物或植物。只要没有水，他便一无所获。幸而他们发现了三股水源，其中两股是岩洞里的暗河。他们把水源标记在地图上。介然后测量、计算。他们带领肯寨的人们把暗河里的水堵了出来，然后修筑渠道，把水引到一个汇合处，修起了水库。水库建成的那一天，肯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蓄水仪式，在冬天，隐河的水还带着地下的热气，更加增添了肯寨的欢乐。介在那道长长的堤坝上发表演讲，介说旱魔早已被征服，那不落的太阳只会是痛苦的回忆了。介说这话的时候，面有得色。他似乎并没有预感到有一天堤坝会垮掉，因为他准确的测量和精到的计算直到堤坝垮了很久很久以后仍不是错误的。

介已走了，三年前，他就先知先觉地走了！

枇杷娘带领着人们开始沿着渠道考察。他们像是在打量一道自己划成的符咒，而这符咒招来的灾难却应在了自己身上。

水库干了，山陵与山陵间变成一片有起有伏的灰黑色沼泽，与盆地的酱红色形成对比，像两尾各自游离的阴阳鱼。沼泽中的游鱼已无法成长，不得已而腐烂掉自己的身体，发出熏人的臭气。泥鳅鳝鱼的子孙则迅速繁衍起来，蚊子也迅速地增多。传说水库中有一个巨大的甲鱼，现在却不知去向。

七十天以后，远处的人沿着水流痕迹，把几具尸体送到了肯寨，他们甚至还带了一些旧衣服和玉米来安慰肯寨，他们为死于水灾的孩子而深深地哀伤，他们觉得自己的善举会让肯寨的人们深深感激。枇杷娘不露声色地留他们吃了饭，然后对他们说：“善良的人，那不是我们的孩子。你们弄错了，我们的孩子都好好的，你们既然如此善良，请沿着水所流过的痕迹